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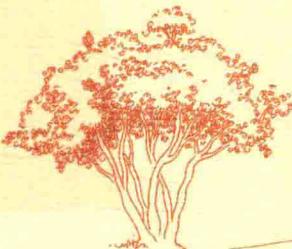


湖北省学术著作出版专项资金资助项目

· 中国现代农业治理研究丛书 ·

去小农化 国家主导发展下的农业转型

冯 小 / 著



本书在社会快速转型的背景下，考察了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发展战略在农村的具体实践以及其影响。在大刀阔斧的政策指导下，以小农界定的方式呈现地主于精英阶层消磨的农地变迁过程，经历过度的平均、无论是农业生产、抑或政府的农业治理都表现了高度一致的去小农化。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http://www.hustp.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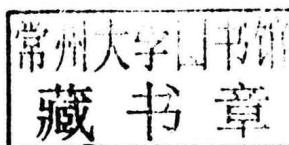


湖北省学术著作出版专项资金资助项目

· 中国现代农业治理研究丛书 ·

去小农化 国家主导发展下的农业转型

冯 小 /
著



本书在社会快速转型的背景下，考察了我国农业现代化的顶层设计在农村的具体实践过程及其影响。在人文主义方法指导下，以个案研究的方式呈现霞南平镇自税费取消后的农业变迁过程，经历连变迁的平镇，无论是农业生产、抑或政府的农业治理都表现了高度一致的去小农化。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http://www.hustp.com>

中国 · 武汉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去小农化：国家主导发展下的农业转型/冯小著. —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017.8

(中国现代农业治理研究丛书)

ISBN 978-7-5680-2825-7

I. ①去… II. ①冯… III. ①农业经济-转型经济-研究-中国 IV. ①F3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05826 号

去小农化：国家主导发展下的农业转型

冯 小 著

Quxiaononghua: Guojia Zhudao Fazhan Xia de Nongye Zuanxing

策划编辑：易彩萍

责任编辑：易彩萍

责任校对：张会军

封面设计：刘 卉

责任监印：朱 珊

出版发行：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中国·武汉) 电话：(027)81321913

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华工科技园 邮编：430223

录 排：华中科技大学惠友文印中心

印 刷：武汉市金港彩印有限公司

开 本：710mm×1000mm 1/16

印 张：16.25

字 数：230 千字

版 次：2017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58.00 元



本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出版社营销中心调换

全国免费服务热线：400-6679-118 竭诚为您服务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为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农村社会研究中心、陕西省乡村治理与社会建设协同创新研究中心、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农业治理研究”课题组的阶段性成果，受到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博士科研启动项目“农业转型与乡村治理变迁(编号 2452015331)”、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农业经营主体多元化与农业治理转型研究(编号 2016G006)”的资助。

前　　言

中国社会正处于快速转型当中,农业与农村社会也不例外。以 20 世纪 80 年代实施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起点,中国的农业经营体系经过 30 多年的改造,已经在诸多领域发生了变化。国家对传统农业改造的决心和政策执行力度,在连续 12 年聚焦三农的中央一号文件中得到充分体现;中央在政策方面不断地调整,逐步改变农村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的以家庭为主体的经营体系。近年来,从聚焦于变革农业经营制度、推行农业产业化政策、创新土地流转方式、引导工商资本下乡流转土地经营农业,再到鼓励适度规模的家庭农场的发展,农村各地根据自身的不同情况,在不同程度地践行中央的土地改革政策和创新农业经营体系的发展方式,农业经营主体已经扩展到农户家庭之外,新型经营主体如工商企业、专业大户、合作社等正在不断涌现。

笔者在近些年的田野调查中发现,乡村存在诸多不同实践形态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2013 年 1 月,在跟随叶敬忠教授对河南省南部进行“农村留守人口”的调研中,笔者发现,在地方政府的积极推动下,农民放弃土地经营权,大片耕地被流转给外来工商企业,形成了公司农场,农民或举家外出打工,或成为了公司农场的雇工。在这里我们看到了马克思所预测的拥有大生产优势的资本化大农场,以及这种农业转型之后出现的类似于工业中工厂制的雇佣关系;而与马克思预测的不同之处在于,在当前各地的农村实践中发现,这种作为“先进”生产方式的公司农场并不具有“先进性”。公司农场的亩均效益并不高于小农家庭经营的亩均效益,使用雇佣劳动力的大农场的经济效益(成本-收益)并非是源于土地的投入和产出,即大生产带来经营优势,其市场竞争力主要来源于国家的干预和支持,它们必须依靠国家补贴和政府项目才能维持赢利的经营地位,换言之,“国家支持”成为了公司大农场的资本运作来源之一,也是其获得市场竞争优势的关键要素。

在我国当前的农业现代化进程中，当资本注入农业经营领域、市场体系快速植入乡村社会，将会对乡村农业和农民造成何种影响，以及资本化的现代农业的发展成果与社会成本在乡村社会是如何分配的，这是本书关注的重点。2013年1月，笔者在陕南老家观察到，邻村3个村民小组的600多亩耕地被整体流转给一个主要种植草莓和蔬菜的外来公司。该公司在村庄投资建立了标准化的草莓生产基地和大棚蔬菜园，结果一年不到，公司赔本，又将土地重新转包给当地农户，公司退出了种植环节，转而向农户提供技术和市场服务，由分散的农户承包种植，公司以收购农户产品的方式继续发展，实质是公司以与农户的订单合作创办特色种植合作社，被评为示范合作社和市级龙头企业，获得地方政府的特色种植补贴以维持其所谓的规模经营。同样的案例发生在2013年4月，笔者在湖北省黄冈市调研时发现，某大型粮食加工企业流转农民土地，雇佣农民种水稻。企业经营失败后，同样改成返租倒包形式，将土地再次分包，与农民签订收购订单，公司提供种子和技术服务，形成订单农业，自己获取地方政府现代农业的各项扶持资源。两个案例的共同点是，雇工式的资本化大农场在当地的社会环境下是没有内在发展的盈利空间的，资本化的公司化农场最终还是要保持与家庭经营的血肉联系。国家花大力气推动公司化农场模式的发展，将资本化大农场作为农业现代化的发展方向，但最终发现，资本化大农场还是与家庭经营密切相连，难以形成此消彼长的替代关系。

进一步可以讨论的是，家庭经营能否成为小农向资本主义式大农场发展的替代途径？不可否认的是，在这一过程中，伴随着资本和市场全面地进入农业，催生了诸多不同于小农的新型家庭农场。2013年暑假，笔者在皖南F县一个农业大镇平镇调研时发现，当地于2007年冬天开始实施农业现代化示范区项目，在2008年，政府开始对传统的、一家一户耕作的、分散的小农经营形式进行改造，实行大规模的土地流转，政府引导农民把土地集中流转到村委会手中，再向社会公开发包，优先选择资金和实力雄厚的企业，自此开启了一次雇工经营的资本化大农场浪潮。然而好



景不长,依靠雇工经营的资本化大农场在具体的经营过程中陆续全面亏损,倒逼地方政府在随后的三年内进行制度调整,改变土地流转制度,引导后续农业发展为适度规模的家庭农场形式。从 2010 年开始到 2012 年,当地已经形成了一批依靠适度规模经营的家庭农场主群体,值得一提的是,这批稳定的、有一定规模的新型农业经营群体的出现在时间上早于 2013 年,作为政策术语的“家庭农场”模式则是在 2013 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中提出的。

本书中,笔者用农业转型来概括皖南平镇自 2007 年以来农业经营领域发生的这种变化。平镇演变的总体路径是,政府力图用多维度的政策诱导农业变革,力图快速、全面改造小农,鼓励和培育新型的高度资本化农业经营主体,也即当今聚焦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是指当前新出现的一批公司农场和家庭农场,他们是在当地政府争取国家大量的农业项目并承接上级政府资源的大量输入过程中产生的,换言之,平镇以涉农项目来撬动农业经营形式的变迁和整体的农业经营体系的变革,即本书所称的“农业转型”。

从 2014 年 3 月开始,笔者再入皖南平镇,开始了累计 3 个多月的专题调研,截至 2014 年国庆结束,笔者对皖南平镇农业经营的变迁历程有了深入了解。从总体上看,经过由政府实施涉农项目撬动的农业现代化改造,全镇已经从之前的 8700 余户分散、小规模的小农经营体系,转型成为由 5 个公司农场和近 100 个家庭农场主为经营主体的农业经营体系,基本实现了政府所期待的农业现代化。但是平镇农业转型的主导趋势呈现一条“小农-公司农场-家庭农场”的线性转换路径,经历农业转型之后,当前这些新型的“家庭农场”的生产形式、农场组织方式出现了一些共同特征,即农场出现了显著的资本化和商品化发展。首先,资本化表现在单位土地面积的资本投入比例快速增加,主要体现在以机械为主的固定资产和农资为主的流动资本的快速增加。其次,农场主大幅提高机械化程度和使用农业新技术,实现了单位劳动产值的增加,以及单位劳动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发展。再次,农场的商品化程度逐步加深,农场农资要素

的市场购买,从生产过程中诸如耕地、收割等环节的市场化外包以及产后农产品的销售过程来看,整体生产体系的产前、产中和产后环节深深融入到市场交换中,农场的生产与再生产体系高度嵌入到资本驱动的市场经济系统中。最后,从农场的利润分配来看,农场的农业产值越来越多地被工商资本所分享,生产环节的利润逐渐被农场外的工商资本通过市场交换和流通过程以及初加工来挤压利益空间,原来保存在农民手中的生产环节的农业利润逐步外流。

皖南平镇的农业转型目前形成了以资本化的家庭农场为主体的稳态结构,这种高度资本化、商品化、专业化作业的家庭农场承担了平镇农业现代化的主要任务。平镇的经验显示,高度资本化的公司或者企业农业遭遇多种实践因素而失败,最后变成了专业化生产的家庭农场,但这能否证明“家庭式的农业生产”在市场中取得了胜利呢?我们看到,家庭农场与小农经济在内涵和外延上都具有了很大的不同,从资本的角度讲,家庭农场的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投入完全不同于传统的小农家庭经营形式,农业资本化程度提高的同时,家庭在农业经营方面的组织机制也完全不同与传统家庭生计。

在中国的农业经济研究领域,家庭农场算是一个新生事物,无论是家庭农场的形成路径、实践样态还是本质性的结构特征,都还没有形成理论共识,因此,对于家庭农场的形成和发展过程还需要进行大量的经验研究。本书采用皖南平镇的农业转型个案进行分析,将分析样本定格在平镇这一具体的政治经济格局中。首先,分析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公司农场和家庭农场)的产生过程,特别是关注由国家主导的发展项目干预是如何塑造不同农业生产方式的基础条件的。其次,当今政策届所热衷的家庭农场与小农经济到底有何本质区别,该如何分析当下市场竞争中两难的家庭农场,又该如何认识嵌入在市场交换中的家庭农场与工商资本为主的市场经济体系之间的复杂关系。最后,要进一步追问的是,平镇的农业转型给当地农业、农民、农村带来了什么?在这场快速、颠覆式的变革中,哪些人获得了“发展”的益处,哪些人为“这样的发展”付出了怎样的代价。



所以本书着力描述皖南平镇农业转型的微观实践,进而分析其相关的问题。

为了便于分析,笔者采用扬·杜威·范德普勒格的去小农化(2013:42)概念,将平镇的农业转型内涵凝练为去小农化的过程。一是,平镇资本化大农场的农业经营形态的确在剥离小农经济的特征,农业经营体系整体从乡土社会脱嵌出来,服从于高度商品化的市场再生产体系。二是,新成型的家庭农场虽保有家庭的外形,但正如前文所述,其已经完全不同与小农经济的组织逻辑了。

去小农化的过程离不开政府力量的推动。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发展历史,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中,“发展主义”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全民大众的日常生活和社会发展的步伐。自20世纪80年代起,中国开启了市场化改革,即从计划经济时代“城市偏向”(Abdulaziz B. Shifa, 2013)的发展战略转变为新改革时期的统筹城乡发展战略。这些战略的核心,无不指向去小农化,将小农经济视为“落后”的生产方式,试图将农业交给“更适合”的主体经营,小农经济与乡土中国正在遭受这种“发展主义”的影响。我们还看到这一发展战略给农村也带来了前所未之变:无论是讨论新时期双重制度约束下半工半农的小农家庭(黄宗智, 2006a),还是重点关注新时期生存境遇面临多重考验的农村留守人口(叶敬忠等, 2008),抑或从近郊农村关注因市场机会发展经济作物的商品化农业而迎来新机遇的农村家庭(高原, 2011),以及全方位的从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消费整体论述商品化侵蚀农村形成的农村人群依靠自我剥削来维持家庭生计的社会现实(任守云, 2012),等等。按照伯恩斯坦(2011)的理解,这些研究均可统一概括为:以深化商品化关系来改造农民和农村。正如伯恩斯坦所言,尽管农业和农村的发展政策呈现了大量的制度性变化和频繁的“范式更替”,即总在不断更新方式,但现代化的政策和计划遵循了同一个逻辑,即以深化商品关系为基础来提高农业生产,无论什么方式都是国家遵循“发展主义”的现代化方向(伯恩斯坦, 2011: 110~111)。在“发展”被奉为我国新时代主旋律的今天,国家以“发展”为名全面地改

造乡村，地方政府也成为了推动农业转型的主要力量。在阐释清楚了农业转型、去小农化背后的以“发展主义”为本的文化逻辑之后，我们还需要仔细去分析这种力量的具体实践逻辑，即在具体的地方实践过程中其复杂的社会关联机制。因此，本书在前述的总体背景下，将着力去分析地方政府如何在行政力量的主推下进行现代化的农业转型，特别是在新时期诸多“惠农”资源、涉农项目大量输入乡村的背景下，行政力量主导下的制度干预以及与其相关的市场资本力量的相互作用，二者是如何使平镇的小农经营实现去小农化的。

值得一提的是，平镇目前维持了家庭农场为主体的暂时稳态结构，但没有理由认为这是农业转型的最终结果，而且每一种生产形式都会随具体的社会生产条件而变化。同时，依据内在变迁过程的理论，笔者认为社会变迁并不存在一个“最佳状态”，组织理论认为，社会变迁的方向、速度以及“最终状态”是由其具体的演化过程所决定的（周雪光，1999）。因此，在分析农业变迁过程时，笔者尽量从多角度、多方面来呈现其变迁图景，侧重其变迁机制的揭示，着重分析皖南平镇具体各阶段的农业运行逻辑，重点讨论如何在政府力量干预下，不同类型的主体依据自身的利益偏好采取相应的行为，进而促成了当前平镇农业转型的结果，最终阐释特定时空背景下农业转型的发生机制和组织过程。

目 录

第一章 农业转型的历史与理论	1
第一节 农业转型：传统到现代的嬗变	3
第二节 多元视角的农业转型再认识	19
第三节 研究方法：以平镇为主的个案研究	23
第四节 平镇农业变迁概述	28
第五节 本书核心概念与章节安排	34
第二章 农业“去过密化”与小农的延续	41
第一节 人口流动与“留守农业”	43
第二节 小农经营的自我调适：土地自发流转	46
第三节 “农业资本化”的发展与“留守农业”的事实	53
第四节 农业“去过密化”与农民家庭的社会再生产	58
第五节 小结：农业“去过密化”与小农经济的延续	64
第三章 政府干预：对小农的改造与异化	67
第一节 项目治农：农业生产体系的转型	70
第二节 新型经营模式的萌芽：资本化大农场的实践	85
第三节 制度调整与家庭农场的兴起	107
第四节 小结：政府干预下的农业变迁——去小农化	110
第四章 家庭农场的发展及其市场依附	113
第一节 家庭农场主的群体特征	116
第二节 家庭农场的生产形式：资本化的商品化生产	124
第三节 家庭农场的生产力与市场关系	135
第四节 家庭农场与资本的市场体系	143
第五节 小结：资本驱动的去小农化	155
第五章 农业去小农化与乡村社会的变迁	159
第一节 殊途是否同归？遭遇商品化的农民境遇	161

第二节	发展抑或倒退：农业生产与农业治理的去小农化	171
第三节	农业转型：农村中间阶层的消失与农民分化	179
第四节	农业转型中的农利再分配	187
第六章	结语	199
第一节	农业转型的动力：人口流动与国家干预	201
第二节	农业转型的本质：市场依附与去小农化	206
第三节	农业转型的社会代价：社会结构重塑与农民分化	212
附录 A	土地流转实施方案	216
附录 B	项目区土地流转分配方案	220
附录 C	土地流转统计表	222
附录 D	关于鼓励家庭农场建设发展的通知	225
参考文献		227
后记		242



第一章 农业转型的历史与理论

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变迁在历史上统称为农业转型。在这一历史过程中，传统农业理论、现代农业理论、农民学理论和以组织为参照点的农业资本主义思想理论从土地、劳动、资本和生产组织等不同方面在建构农业变迁的理论解释。



有关农业变迁的社会科学研究一直有着传统、现代的二元区分。传统的农业变迁理论主要着眼于土地、人口视角,即农业投入的劳动密集型道路和“内卷化”的解释。在经历传统到现代的变迁解释中,影响深远的莫过于经典的农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资本化大农场)与农民生产方式(家庭农场)孰优孰劣的争论。除了这些宏观历史的农业转型道路之外,还有从农民农场本身的内涵,即商品化和资本化的视角描述微观的农场再生产过程,分析农业变迁。因此,本书便从上述几个方面分别对相关的研究进行文献梳理。

第一节 农业转型:传统到现代的嬗变

一、传统农业社会的变迁模式

传统农业社会变迁的经典研究,当属埃斯特·博塞拉普的人口压力下的农业集约化理论(Boserup, 1993),他将传统农业社会的变迁总结为人口压力下的农业集约化过程,即随着人口的增加,农业生产受养活人口的压力而不断变革。其主要表现为:一方面农业生产中土地利用的集约化,另一方面单位土地面积劳动投入的集约化(Boserup, 1975)。传统农业社会主要表现为一个在人口压力作用下,单位面积土地上的劳动投入不断增加,且土地产出不断提高的过程。从刀耕火种式农业(20~25年一作)、灌木休耕农业(6~10年一作),到近现代的三年两作农业和一年一作的种植方式,以及部分人口稠密地区土地的复种制,这些耕作方式的发展进程既包含了农业生产中土地利用的集约化,也包括了农业生产过程中劳动投入的集约化(Boserup, 1993)。但是,随着农业人口的增长、人口对土地造成压力增大和劳动集约度的不断提高,边际劳动生产率呈现出递减倾向,其结果就是格尔茨所解释的“农业内卷化”(Geertz, 1963)现象,格尔茨在对印度尼西亚进行研究时发现,外岛和爪哇岛之间存在二元的发展模式(Geertz, 1961)。外岛的部分地区利用新的生产技术对农

业生产进行改进，农业生产日趋向资本密集型方向发展，与之相对的是，爪哇岛的部分地区因为人口稠密，不断地向土地增加劳动投入，农业生产向劳动密集型方向发展。因为爪哇岛聚集了印度尼西亚 $2/3$ 的人口，主要从事农业、粮食生产和小型的家庭手工业的劳动密集型行业；而外岛分布在爪哇岛以外的广阔地区，土地、水源等资源丰富，且殖民者的进入使得那里形成了高效率、大规模、用于出口的新型工业发展道路。爪哇岛农民由于缺乏资金，土地数量相对人口极其有限，加之一些地方政府的行政性障碍，无法转移农业人口，也没有其他工业或者服务业的发展来吸纳劳动力，致使当地的农民劳动力不断投入到家里的水稻生产中，水稻作业中人力劳动的不断增加最终使得水稻生产的边际劳动生产率逐步下降。在概括这一过程的时候，格尔茨使用了“农业内卷化 (agricultural involution)”的理论化概念。

延续这一研究传统，黄宗智 (2000) 在研究中国明清以来的小农经济变迁时，也将焦点集中在土地、人口(劳动)上，发现中国的小农经济变迁存在同样的内卷化过程，中文翻译表述为“过密化”，形象地说明了中国相对于可耕土地的过度人口压力。与格尔茨不同的是，黄宗智发现了中国小农经济在过密化(内卷化)的同时，也呈现经济增长趋势，即随着边际劳动报酬递减时，仍然不断增加农场劳动投入，却带来了农场总产量的增加，进而提出“过密化增长”以及在长江三角洲地区带来的“过密型商品化”现象。“过密型商品化”是他在研究长江三角洲地区小农经济时的重要发现。长江三角洲地区的“过密型商品化”是指农民在应对土地压力时所作出的反应，小农无奈，为了维持生计，不得不扩大经济作物种植的现象(详见黄宗智, 2006: 13~14, 44~56)。小农将家庭劳动力(不分男女老幼)投入到经济作物种植中，因为种植经济作物的劳动力投入较粮食作物的密集，比起单一粮食作物增加了单位土地面积的产值，但劳动日收益逐步下降。虽然单位劳动的日收益下降了，但家庭总收入有所增加。这是小农维持生计的策略，是人口压力推动的过密型商品化，而且是生产的家庭化支撑了长江三角洲地区的高水平过密型商品化。但是这一过程必须



与推动近代生产力发展(高资本投入下的单位劳动力的生产率提高)的质变性的商品化过程进行区分。因此,这已显示出中国的小农经济发展与马克思基于西方经验得出的经典理论预设,即商品经济的发展能够催生两极分化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和家庭农场的解体,显现出一条完全不同的变迁方向,与马克思的预言恰恰相反,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小农家庭的过密型人口导致的商品化经济反而巩固了小农家庭的顽存。

二、农业转型:传统到现代的嬗变

在农业从传统向近现代的转变过程中,有两种认识视角:一种是从生产力层面认识农业的现代化,主要是指农业资本化;另一种是为人所熟知的侧重生产关系和阶级分化的“农业资本主义”理论,即农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型(桂华,2013)。毫无疑问,这两者并不是孤立、毫无联系的,主要是分析侧重点不同。农业现代化论者主要是考察生产过程中生产要素的变化,特别是生产技术的突破,生产关系视角的农业转型主要是从政治经济学视角认识农业现代化过程中作为社会主体的人群,即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权力关系问题。

(一) 马克思主义传统下的“农业转型”

依据新古典经济学将“资本、劳动(人力)和土地”并列为三个基本生产要素的理论,保罗·萨缪尔森(1991:204)将资本定义为:“资本(或资本要素)包括那些生产出来的耐用品,它们在进一步的生产中被作为生产性投入。”将“资本”仅视为一种生产要素的观点认为,农业资本化(即“资本深化”)指的是资本与劳动比率的上升。按照这一基本要点,“农业现代化”则主要是指西方国家的农学家们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许多国家和地区发生的以“绿色革命”为核心的农业变迁的总称(王立新,2011:79)。以绿色革命为核心的农业现代化的内涵主要是指“某种类型的技术突破”(Thomas and Donald K. Freebairn,1973:246)。虽然这种技术突破构成了农业现代化必要“启动器”,但是相对于绿色革命,农业现代化具有更丰富的内涵。相关研究(Frankel, 1973:120~151)指出,除了绿色革命所代